

世

錢大昕曰方氏以世人誦歐

公王恭武杜祁公諸誌不若黃夢昇張子野之熟遂謂功恆之崇不若情辭之動人心目然使方氏援筆而為王杜之誌亦將舍其勲業之大者而徒以應

冀之空言了之乎

同書案竹汀攷據家持論素與桐城派不合其治古文自不及靈皋之精所談未必皆當然論文而專取波瀾意度恐反遺其大者亦不可不知

碑誌類下編六

歐陽永叔黃夢升墓誌銘。

古文辭類纂四十六

予友黃君夢升其先婺州金華人後徙洪州之分甯其曾祖諱元吉祖諱某父諱中雅皆不仕黃氏世為江南大族自其祖父以來素以家貲賑鄉里多聚書以招延四方之士夢升兄弟皆好學尤以文章意氣自豪予少家隨州夢升從其兄茂宗官于隨子為童子立諸兄側見夢升年十七八眉目明秀善飲酒談笑子雖幼心已獨奇夢升後七年予與夢升皆舉進士於京師夢升得丙科初任興國軍永興主簿怏怏不得志以疾去久之復調江陵府公安主簿時予謫夷陵令遇之於江陵夢升顏色憔悴初不可識久而握手噓噓相飲以酒夜醉起舞歌呼大噉子益悲夢升志雖衰而少時意氣尚在也後二 years 予徙乾德令夢升

復調南陽主簿。又遇之于鄧。間嘗問其平生所爲文章。幾何。夢升慨然嘆曰。吾已諱之矣。窮達有命。非世之人不知我。我羞道于世人。也。求之不肯出。遂飲之酒。復大醉起舞。歌呼。因笑曰。子知我者。乃肯出其文。讀之博辨雄偉。意氣奔放。若不可禦。子又益悲。夢升志雖困。而文章未衰也。是時謝希深出守鄧州。尤喜稱道天下士。子因手書夢升文一通。欲以示希深。未及而希深卒。子亦去鄧。後之守鄧者。皆俗吏。不復知夢升。夢升素剛不苟。合負其所有。常快快無所施。卒以不得志。死于南陽。夢升諱注。以寶元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卒。享年四十有二。其平生所爲文曰。破碎集。公安集。南陽集。凡三十卷。娶潘氏。生四男二女。將以慶歷四年某月某日。葬于董坊之先塋。其弟渭泣而來告曰。吾兄患世之莫吾知。孰可爲其銘。子素悲夢升者。因爲之銘。

曰。

子嘗讀夢升之文。至于哭其兄子庠之詞。曰。子之文章。電激雷震。雨雹忽止。闐然滅泯。未嘗不諷誦。歎息而不已。嗟夫。夢升曾不及庠。不震不驚。鬱塞埋藏。孰子其有不使其施。吾不知所歸咎。徒爲夢升而悲。

歐陽永叔張子野墓誌銘。

吾友張子野既亡之二年。其弟充以書來請曰。吾兄之喪。將以今年三月某日。葬于開封。不可以不銘。銘之莫如子。宜嗚呼。子雖不能銘。然樂道天下之善。以傳焉。況若吾子。野者。非獨其善可銘。又有平生之舊朋友之恩。與其可哀者。皆宜見於子文。宜其來請於子也。初。天聖九年。子爲西京留守推官。是時陳郡謝希深。南陽張堯夫。與吾子野。尙皆無恙於時。一府之士。皆魁傑賢豪。日相往來。飲酒。懽呼。

賢豪不常聚善人君子不久存悲激之音千秋絕調

上下角逐爭相先後以爲笑樂而堯夫子野退然其間不動聲色衆皆指爲長者予時尙少心壯志得以爲洛陽東西之衝賢豪所聚者多爲適然耳其後去洛來京師南走夷陵並江漢其行萬三四千里山阻水厓窮居獨遊思從曩人邈不可得然雖洛人至今皆以謂無如嚮時之盛然後知世之賢豪不常聚而交遊之難得爲可惜也初在洛時已哭堯夫而銘之其後六年又哭希深而銘之今又哭吾子野而銘於是又知非徒相得之難而善人君子欲使幸而久在於世亦不可得嗚呼可哀也已子野之世曰贈太子太師諱某曾祖也宣徽北院使樞密副使累贈尙書令諱遜皇祖也尙書比部郎中諱敏中皇考也會祖妣李氏隴西郡夫人祖妣宋氏昭化郡夫人孝章皇后之妹也妣李氏永安縣太君子野家聯后姻世久貴仕而被服操

儲欣曰公於故人黃夢升張堯夫子野表志三篇大致髣髴皆哀其賢而不遇且早夭也然夢升之辭尤悲堯夫則喜其有後子野家取后姻又以名以卿之薦政京朝官非連蹇仕途者以故悲其早衰而曰豈其中有不自得者耶此最斟酌有分寸處

履甚於寒儒好學自力善筆札天聖二年舉進士歷漢陽軍司理參軍開封府咸平主簿河南法曹參軍王文康公錢思公謝希深與今參知政事宋公咸薦其能改著作佐郎監鄭州酒稅知閬州閬中縣就拜祕書丞秩滿知亳州鹿邑縣寶元二年二月丁未以疾卒于官享年四十有八子伸郊社掌坐次從次幼未名女五人一適人矣妻劉氏長安縣君子野爲人外雖愉怡中自刻苦遇人渾渾不見圭角而志守端直臨事果決平居酒半脫冠垂頭童然秃且白矣子固已悲其早衰而遂止於此豈其亦有不自得者耶子野諱先其上世博州高堂人自曾祖已來家京師而葬開府今爲開封人也銘曰嗟夫子野質厚材良孰屯其亨孰短其長豈其中有不自得而外物有以戕開封之原新里之鄉三世於此其歸其

歐陽永叔尹師魯墓誌銘。

師魯河南人。姓尹氏。諱洙。然天下之士。識與不識。皆稱之曰師魯。蓋其名重當世。而世之知師魯者。或推其文學。或高其議論。或多其材能。至其忠義之節。處窮達。臨禍福。無愧於古君子。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未必盡知之。師魯為文章。簡而有法。博學強記。通知古今。長於春秋。其與人言。是非非。務窮盡道理。乃已。不為苟止而妄隨。而人亦罕能過也。遇事無難。易而勇于敢為。其所以見稱于世者。亦所以取嫉於人。故其卒窮以死。師魯少舉進士及第。為絳州正平縣主簿。河南府戶曹參軍。邵武軍判官。舉書判拔萃。遷山南東道掌書記。知伊陽縣。王文康公薦其才。召試充館閣校勘。遷太子中允。天章閣待制。范公貶饒州。諫官御

史不肯言。師魯上書言仲淹臣之師。願得俱貶。貶監郢州酒稅。又徙唐州。遭父喪。服除。復得太子中允。知河南縣。趙元昊反。陝西用兵。大將葛懷敏奏起為經畧判官。師魯雖用懷敏辟。而尤為經畧使韓公所深知。其後諸將敗於好水。韓公降。知秦州。師魯亦徙通判濠州。久之。韓公奏得通判秦州。遷知涇州。又知渭州。兼涇原路經畧部署。坐城水洛與邊將異議。徙知晉州。又知潞州。為政有惠愛。潞州人至今思之。累遷官。至起居舍人。直龍圖閣。師魯當天下無事時。獨喜論兵。為敘燕息戍二篇。行於世。自西兵起。凡五六歲。未嘗不在其間。故其論議益精密。而于西事尤習。其詳其為兵制之說。述戰守勝敗之要。盡當今之利害。又欲訓士。兵代戍。卒以減邊用為禦戎長久之策。皆未及施。為而元昊臣。西兵解嚴。師魯亦去。而得罪矣。然則天下之稱

儲欣曰從處若泊舟亞
慶三峽之間風雨夜至
猿猴亂啼雖鐵石人亦
當墮淚

師魯者其于材能亦未必盡知之也。初師魯在渭州將吏有違其節度者欲按軍法斬之而不果其後吏至京師上書訟師魯以公使錢貨部將貶崇信軍節度副使徙監均州酒稅得疾無醫藥昇至南陽求醫疾革憑几而坐顧稚子在前無甚憐之色與賓客言終不及其私享年四十有六以卒師魯娶張氏某縣君有兄源字子漸亦以文學知名前一歲卒師魯凡十年間三貶宦喪其父又喪其兄存子四人連喪其二女一適人亦卒而其身終以貶死一子三歲四女未嫁家無餘資客其喪于南陽不能歸平生故人無遠邇皆往賻之然後妻子得以其柩歸河南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先塋之次余與師魯兄弟交嘗銘其父之墓矣故不復次其世家焉銘曰
藏之深固之密石可朽銘不滅

歐陽永叔徠先生墓誌銘

方侍郎云筆陣酣恣辭繁而不懈

徠先生姓石氏名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也徠魯東山而先生非隱者也其仕嘗位於朝矣魯之人不稱其官而稱其德以爲徠魯之望先生魯人之所尊故因其所居山以配其有德之稱曰徠先生者魯人之志也先生貌厚而氣完學篤而志大雖在缺缺不忘天下之憂以謂時無不可爲爲之無不至不在其位則行其言吾言用功利施於天下不必出乎己吾言不用雖獲禍咎至死而不悔其遇事發憤作爲文章極陳古今治亂成敗以指切當世賢愚善惡是是非非無所諱忌世俗頗駭其言繇是謗議喧然而小人尤嫉惡之相與出力必擠之死先生安然不惑不變曰吾道固如是吾勇過孟軻矣不幸遇疾以卒

既卒而姦人有欲以奇禍中傷大臣者猶指先生以起事謂其詐死而北走契丹矣請發棺以驗賴天子仁聖察其誣得不發棺而保全其妻子先生世爲農家父諱丙始以仕進官至太常博士先生年二十二舉進士甲科爲鄆州觀察推官南京畱守推官御史臺辟主簿未至以上書論赦罷不召秩滿遷某軍節度掌書記代其父官于蜀爲嘉州軍事判官丁內外艱去官垢面跣足躬耕徂徠之下葬其五世未葬者七十喪服除召入國子監直講是時兵討元昊久無功海內重困天子奮然思欲振起威德而進退二三大臣增置諫官御史所以求治之意甚銳先生躍然喜曰此盛事也雅頌吾職其可已乎乃作慶歷聖德詩以褒貶大臣分別邪正累數百言詩出太山孫明復曰子禍始于此矣明復先生之師友也其後所謂奸人作奇禍者

乃詩之所斥也先生自閒居徂徠後官於南京嘗以經術教授及在太學益以師道自居門人弟子從之者甚衆太學之興自先生始其所爲文章曰某集者若干卷曰某集者若干卷其斥佛老時文則有怪說中國論曰去此三者然後可以有爲其戒姦臣宦女則有唐鑑曰吾非爲一世監也其餘喜怒哀樂必見於文其辭博辨雄偉而憂思深遠其爲言曰學者學爲仁義也惟忠能忘其身惟篤于自信者乃可以力行也以是行於己亦以是教於人所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楊雄韓愈氏者未嘗一日不誦於口思與天下之士皆爲周孔之徒以致其君爲堯舜之君民爲堯舜之民亦未嘗一日少忘於心至其違世驚衆人或笑之則曰吾非狂癡者也是以君子察其行而信其言推其用心而哀其志先生直講歲餘杜祁公薦之天

子拜太子中允。今丞相韓公又薦之。乃直集賢院。又歲餘始去。太學通判濮州。方待次於徂徠。以慶歷五年七月某日卒于家。享年四十有一。友人廬陵歐陽修哭之以詩。以謂待彼謫焰熄。然後先生之道明矣。先生既沒。妻子凍餒不自勝。今丞相韓公與河陽富公分俸買田以活之。後二十一年。其家始克葬先生于某所。將葬。其子師訥與其門人姜潛杜默徐遁等來告曰。謫焰熄矣。可以發先生之光矣。敢請銘。某曰。吾詩不云乎。子道自能久也。何必吾銘。遁等曰。雖然。魯人之欲也。乃爲之銘曰。徂徠之巖巖。與子之德兮。魯人之所瞻。汶水之湯湯。與子之道兮。逾遠而彌長。道之難行兮。孔孟亦云遑遑。一世之屯兮。萬世之光。曰。吾不有命兮。安在夫桓魋與臧倉。自古聖賢皆然兮。噫。子雖毀其何傷。

歐陽永叔孫明復先生墓誌銘。

儲欣曰。明復生兩漢當為任明行備之士。即石守道之事。先生亦兩漢師弟子之常。無足怪者。特魏晉以來。久廢而孫石創為之一時。如空谷足音耳。然此風一闢而歸召徒眾。異同傾軋之習。迄今不止。大易所以戒履霜也。

先生諱復。字明復。姓孫氏。晉州平陽人也。少舉進士。不中。退居泰山之陽。學春秋。著尊王發微。魯多學者。其尤賢而有道者。石介。自介而下。皆以弟子事之。先生年踰四十。家貧。不娶。李丞相迪將以其弟之女妻之。先生疑焉。介與羣弟子進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而欲托以子。是高先生之行義也。先生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名。於是乃許。孔給事道輔爲人剛直嚴重。不妄與人。聞先生之風。就見之。介執杖屨侍左右。先生坐則立。升降拜則扶之。及其往謝也。亦然。曾人既素高此兩人。由是始識師弟子之禮。莫不嗟歎之。而李丞相孔給事亦以此見稱於士大夫。其後介爲學官。語于朝曰。先生非隱者也。欲仕而未得其方也。慶歷二年。樞密副使范仲淹資政殿學士富弼

言其道德經術宜在朝廷召拜校書郎國子監直講常召見邇英閣說詩將以爲侍講而嫉之者言其講說多異先儒遂止七年徐州人孔直溫以狂謀捕治索其家得詩有先生姓名坐貶監處州商稅徙泗州又徙知河南長水縣簽署應天府判官公事通判陵州翰林學士趙概等十餘人上言孫某行爲世法經爲人師不宜棄之遠方乃復爲國子監直講居三歲以嘉祐二年七月二十四日以疾卒于家享年六十有六官至殿中丞先生在太學時爲大理評事天子臨幸賜以緋衣銀魚及聞其喪惻然予其家錢十萬而公卿大夫朋友太學之諸生相與弔哭賻治其喪於是以其年十月二十七日葬先生于鄆州須城縣盧泉鄉之北扈原先生治春秋不惑傳註不爲曲說以亂經其言簡易明於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王道

之治亂得於經之本義爲多方其病時樞密使韓琦言之天子選書吏給紙筆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其家得其書十有五篇錄之藏於祕閣先生一子大年尙幼銘曰聖既歿經更載焚遷藏脫亂僅傳存衆說乘之汨其原怪迂百出雜僞眞後生牽卑習前聞有欲患之寡攻羣往往止燎以膏薪有勇夫子闢浮雲刮磨蔽飾相吐吞日月卒復光破昏博哉功利無窮垠有考其不在斯文

8

歐陽永叔太常博士尹君墓誌銘。

君諱源字子漸姓尹氏與其弟洙師魯俱有名於當世其論議文章博學強記皆有以過人而師魯好辨果於有爲子漸爲人剛簡不矜飾能自晦藏與人居久而莫知至其一有所發則人必驚伏其視世事若不干其意已而摧其情僞計其成敗後多如其言其性不能容常人而善與人

交久而益篤自天聖明道之間余與其兄弟交其得於子
漸者如此其曾祖諱誼贈光祿少卿祖諱文化官至都官
郎中贈刑部侍郎父諱仲宣官至虞部員外郎贈工部郎
中子漸初以祖蔭補三班借職稍遷右班殿直天聖八年
舉進士及第爲奉禮郎累遷太常博士歷知芮城河陽二
縣簽署孟州判官事又知新鄭縣通判涇州慶州知懷州
以慶歷五年三月十四日卒於官趙元昊寇邊圍定州堡
大將葛懷敏發涇原兵救之君遺懷敏書曰賊舉其國而
來其利不在城堡而兵法有不得而救者且吾軍畏法見
敵必赴而不計利害此其所以數敗也宜駐兵瓦亭見利
而後動懷敏不能用其言遂以敗死劉渙知滄州杖一卒
不服渙命斬之以聞坐專殺降知密州君上書爲渙論直
得復知滄州范文正公常薦君材可以居館閣召試不用

遂知懷州至期月大治是時天子用范文正公與今觀文
殿學士富公武康軍節度使韓公欲更置天下事而權倖
小人不便三公皆罷去而師魯與時賢士多被誣枉得罪
君歎息憂悲發憤以謂生可厭而死可樂也往往被酒哀
歌泣下朋友皆竊怪之己而以疾卒享年五十至和元年
十有二月十三日其子材葬君於河南府壽安縣甘泉鄉
龍洲里其平時所爲文章六十篇皆行於世男四人曰材
植機杼嗚呼師魯嘗勞其智於事物而卒蹈憂患以窮死
若子漸者曠然不存累其心而無所屈其志然其壽考亦
以不長豈其所謂短長得失者皆非此之謂與其所以然
者不可得而知與銘曰
有韞於中不以施一憤樂死其如歸豈其志之將衰不然
世果可嫉其如斯

直道史漢非但聞
韓柳之空

評詩極其刻畫
語及其宦績此文之
心

嘉祐五年京師大疫四月乙亥聖俞得疾臥城東汴陽方
明日朝之賢士大夫往問疾者騶呼屬路不絕城東之人
市者廢行者不得往來咸驚顧相語曰茲坊所居大人誰
邪何致客之多也居八日癸未聖俞卒於是賢士大夫又
走弔哭如前日益多而其尤親且舊者相與聚而謀其後
事自丞相以下皆有以賻恤其家粵六月甲申其孤增載
其柩南歸以明年正月丁丑葬于宣州陽城鎮雙歸山聖
俞字也其名堯臣姓梅氏宣州宣城人也自其家世頗能
詩而從父詢以仕顯至聖俞遂以詩聞自武夫貴戚童兒
野叟皆能道其名字雖妄愚人不能知詩義者直曰此世
所貴也吾能得之用以自矜故求者日踵門而聖俞詩遂
行天下其初喜為清麗間肆平淡久則涵演深遠間亦琢

刻以出怪巧然氣完力餘益老以勁其應於人者多故辭
非一體至于他文章皆可喜非如唐諸子號詩人者僻固
而狹陋也聖俞為人仁厚樂易未嘗忤于物至于窮愁感
憤有所罵譏笑謔一發於詩然用以為驩而不怨懟可謂
君子者也初在河南王文正公見其文歎曰二百年無此
作矣其後大臣屢荐宜在館閣嘗一召試賜進士出身餘
輒不報嘉祐元年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列言于朝曰
梅某經行修明願得畱與國子諸生講論道德作為雅頌
以歌詠聖化乃得國子監直講三年冬祔于太廟御史中
丞韓絳言天子且親祠當更制樂章以薦祖考惟梅某為
宜亦不報聖俞初以從父蔭補太廟齋郎歷桐城河南河
陽三縣主簿以德興縣令知建德縣又知襄城縣監湖州
鹽稅簽署忠武鎮安兩軍節度判官監永濟倉國子監直

講累官至尙書都官員外郎嘗奏其所撰唐載二十六卷
多補正舊史闕繆乃命編修唐書書成未奏而卒享年五
十有九會祖諱遠祖諱邈皆不仕父諱讓太子中舍致仕
贈職方郎中母曰仙遊縣太君束氏又曰清河縣太君張
氏初娶謝氏封南陽縣君再娶刁氏封某縣君子男五人
曰增曰墀曰垌曰龜兒一早卒女二人適太廟齋郎薛通
次尙幼聖俞學長於毛詩爲小傳二十卷其文集四十卷
注孫子十三篇余嘗論其詩曰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蓋
非詩能窮人始窮者而後工也聖俞以爲知言銘曰
不戚其窮不因其鳴不躓於艱不履于傾養其和平以發
厥聲震撼渾鎗衆聽以驚以揚其清以播其英以成其名
以告諸冥

歐陽永叔湖州長史蘇君墓誌銘。

故湖州長史蘇君有賢妻杜氏自君之喪布衣蔬食居數
歲提君之孤子斂其平生文章走南京號泣於其父曰吾
夫屈於生猶可伸于死其父太子太師以告於予予爲集
次其文而序之以著君之大節與其所以屈伸得失以深
誦世之君子當爲國家樂育賢材者且悲君之不幸其妻
卜以嘉祐元年十月某日葬君子潤州丹徒縣義里鄉檀
山里石閣村又號泣于其父曰吾夫屈于人間猶可伸于
地下於是杜公及君之子泌皆以書來乞銘以葬君諱舜
欽字子美其上世居蜀後徙開封爲開封人自君之祖諱
易簡以文章有名太宗時承旨翰林爲學士參知政事官
至禮部侍郎父諱耆官至工部尙書直集賢院君少以父
廕補太廟齋郎調滎陽尉非所好也已而鎖其廳去舉進
士中第改光祿寺主簿知蒙城縣丁父憂服除知長垣縣

遷大理評事監在京樓店務君狀貌奇偉慷慨有大志少
好古攻爲文章所至皆有善政官于京師位雖卑數上疏
論朝廷大事敢道人之所難言范文正公薦君召試得集
賢校理自元昊反出兵無功而天下殆於久安尤困兵事
天子奮然用三四大臣欲盡革衆弊以紓民于是時范文
正公與今富丞相多所設施而小人不便顧人主方信用
思有以撼動未得其根以君交正公之所薦而宰相杜公
婿也乃以事中君坐監進奏院祠神奏用市故紙錢會客
爲自盜除名君各重天下所會客皆一時賢俊悉坐貶逐
然後中君者喜曰吾一舉網盡之矣其後三四大臣繼罷
去天下事卒不復施爲君攜妻子居蘇州買木石作滄浪
亭日益讀書大涵肆於六經而時發其憤懣於歌詩至其
所激往往驚絕又喜行草書皆可愛故其雖短章醉墨落

筆爭爲人所傳天下之士聞其名而慕見其所傳而喜往
揖其貌而竦聽其論而驚以服久與其居而不能捨以去
也居數年復得湖州長史慶歷八年十二月某日以疾卒
于蘇州享年四十有一君先娶鄭氏後娶杜氏三子長曰
泌將作監主簿次日液曰激女二長適前進士趙絃次尙
幼初君得罪時以奏用錢爲盜無敢辨其寃者自君卒後
天子感悟凡所被逐之臣復召用皆顯列于朝而至今無
復爲君言者宜其欲求伸于地下也宜子述其得罪以死
之詳而使後世知其有以也旣又長言以爲之辭庶幾并
寫予之所以哀君者其辭曰

謂爲無力兮孰擊而去之謂爲有力兮胡不反子之歸豈
彼能兮此不爲善百譽而不進兮一毀終世以顛擠羌孰
問兮杳難知嗟子之中兮有韞而無施文章發耀兮星日

光輝雖冥冥以掩恨兮宜昭昭其永垂
歐陽永叔大理寺丞狄君墓誌銘。

茅順甫云逸調

距長沙縣西三十里新陽鄉梅溪村有墓曰狄君之墓者
迺余所記穀城孔子廟碑所謂狄君栗者也始君居穀城
有善政嘗已見於余文及其亡也其子遵誼泣而請曰願
卒其詳而銘之以終先君生死之賜嗚呼余哀狄君者其
壽止於五十有六其官止於一卿丞蓋其生也以不知于
世而止於是若其歿而又無傳則後世將遂泯沒而爲善
者何以勸焉此余之所欲銘也君字仲莊世爲長沙人幼
孤事母鄉里稱其孝好學自立年四十始用其兄棊廕補
英州真陽主簿再調安州應城尉能使其縣終君之去無
一人爲盜薦者稱其材任治民乃遷穀城令漢旁之民惟

鄧穀爲富縣尙書銓吏常邀厚賂以售貧令故省中私語
以一二數之惜爲奇貨而二邑之民未嘗得廉吏其豪猾
習以賂賄汙令而爲自恣至君一切以法繩之姦民大吏
不便君之政者往往訴於其上雖按覆率不能奪君所爲
其州所下文符有不如理必輒封還州吏亦切齒求君過
失不可得君益不爲之屈其後民有訟田而君誤斷者訴
之君坐被劾已而縣籍強壯爲兵有告訟田之民隱丁以
規避者君笑曰是嘗訴我者彼免民能自伸此令之所欲
也吾豈挾此而報以罪耶因置之不問縣民由是知君爲
愛我是歲西北初用兵州縣旣大籍強壯而訛言相驚云
驅以備邊縣民數萬聚邑中會秋大雨霖米踊貴絕粒君
發常平倉賑之有司劾君擅發倉廩君卽具伏事聞朝廷
亦原之又爲其民正其稅籍之失而吏得歲免破產之患

逾年政大洽乃修孔子廟作禮器與其邑人春秋釋奠而興于學時余爲乾德令嘗至其縣與其民言皆曰吾邑不幸有生而未識廉吏者而長老之民所記纔一人而繼之者今君也問其一人者曰張及也推及之歲至於君蓋三十餘年是謂一世矣嗚呼使民更一世而始得一良令吏其可不慎擇乎君其可不惜其歿乎其政之善者可遺而不錄乎君用穀城之績遷大理寺丞知新州至則丁母夫人鄭氏憂服除赴京師道病卒於宿州實慶歷五年七月二十四日也曾祖諱崇謙連州桂陽令祖諱文蔚全州清湘令父諱杞不仕君娶滎陽鄭氏生子男二人遵誼遵微皆舉進士女四人長適進士胡純臣其三尚幼銘曰疆而仕古之道終中壽不爲天善在人宜有後銘于石著不朽

因君諱而識君山故多由深悉其所蘊

8

吏職是家淺一層

家教稍深又一層

儲欣曰自宋南渡以後士稍負其異于眾者以不佞性命老耽吾謂不以實心徑濟之高陵君山數十萬言皆當世之務可謂善學矣

歐陽永叔蔡君山墓誌銘

子友蔡君謨之弟曰君山爲開封府太康主簿時子與君謨皆爲館閣技勘居京師君山數往來其兄家見其以縣事決於其府府尹吳遵路素剛好以嚴憚下吏君山年少位卑能不懼屈而得盡其事之詳吳公獨喜以君山爲能余始知君山敏於爲吏而未知其他也明年君謨南歸拜其親夏京師大疫君山以疾卒于縣其妻程氏一男二女皆幼縣之人哀其貧以錢二百千爲其賻程氏泣曰吾家素以廉爲吏不可以此污吾夫拒而不受於是又知君山能以惠愛其縣人而以廉化其妻妾也君山間嘗語余曰天子以六科策天下士而學者以記問應對爲事非古取士之意也吾獨不然乃晝夜自苦爲學及其亡也君謨發其遺藁得十數萬言皆當世之務其後踰年天子與大臣

日遺臺而識為壽
才立論能見其大
在文家若別開生
面若入庸手必將
長谿車跡列叙於
前以遺臺崇軒帶
於後而君山之生平
不出矣

君上一段低徊感歎
無限風神

是作銘之故銘亦全
用此意

講天下利害為條目其所改更於君山之臺十得其五六
於是又知君山果天下之奇才也君山景祐中舉進士初
為長谿縣尉縣媼三子漁于海而亡媼指某氏為仇告縣
捕賊縣吏難之皆曰海有風波豈知其不水死乎且雖果
為仇所殺若屍不得則于法不可理君山獨曰媼色有冤
吾不可不為理乃陰察仇家得其迹與媼約曰吾與汝宿
海上期十日不得屍則為媼受捕賊之責凡宿七日海水
潮二屍浮而至驗之皆殺也乃捕仇家伏法民有夫婦偕
出而盜殺其守舍子者君山亟召里民畢會環坐而熟視
之指一人曰此殺人者也訊之果伏眾莫知其以何術得
也長谿人至今喜道君山事多如此日前史所載能吏號
如神明不過此也自天子與大臣條天下事而屢下舉吏
之法尤欲官無大小必得其材方求天下能吏而君山死

矣此可為痛惜者也君山諱高享年二十有八以某年某
月某日卒今年君謨又歸迎其親自太康取其柩以歸將
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所且謂余曰吾兄弟始去其親
而來京師欲以仕宦為親榮今幸還家吾弟獨以柩歸甚
矣老者之愛其子也何以塞吾親之悲子能為我銘君山
乎乃為之銘曰

嗚呼吾聞仁義之行於天下也可使父不哭子老不哭幼
嗟夫君山不得其壽父母七十扶行送柩退之有言死孰
為天子墓子銘其傳不朽庶幾以此慰其父母

歐陽永叔集賢院學士劉公墓誌銘。

公諱敞字仲原父姓劉氏世為吉州臨江人自其皇祖以
尚書郎有聲太宗時遂為名家其後多聞人至公而益顯
公舉慶歷六年進士中甲科以大理評事通判蔡州丁外

儲欣曰奉使契丹一事有春秋士大夫之遺風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此通經博古之士國家不五日不言也

艱服除召試學士院遷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判登聞鼓院吏部南曹尚書考功於是夏英公既薨天子賜諡曰文正公曰此吾職也卽上疏言諡者有司之事也且竦行不應法今有司各得守其職而陛下使臣官疏凡三上天子嘉其守爲更其諡曰文莊公曰姑可以止矣權判三司開折司又權度支判官同修起居注至和元年九月召試遷右正言知制誥宦者石全彬以勞遷宮苑使領觀察使意不滿退而有愠言居三日正除觀察使公封還辭頭不草制其命遂止二年八月奉使契丹公素知虜山川道里虜人道自古北口迴曲千餘里至柳河公問曰自古松亭趨柳河甚直而近不數日可至中京何不道彼而道此蓋虜人常故迂其路欲以國地險遠誇使者且謂莫習其山川不虞公之問也相與驚顧羞媿卽吐其實曰誠如公言時順

州山中有異獸如馬而食虎豹虜人不識以問公曰此所謂駿也爲言其形狀聲音皆是虜人益嘆服三年使還以親嫌求知揚州歲餘遷起居舍人徙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居數月召還糾察在京刑獄修玉牒知嘉祐四年貢舉稱爲得人是歲天子卜以孟冬祫旣廷告丞相用故事率文武官加上天子尊號公上書言尊號非古也陛下自寶元之郊止羣臣母得以請迨今二十年無所加天下皆知甚盛德奈何一旦受虛名而損實美上曰我意亦謂當如此遂不允羣臣請而禮官前祫請祫郭皇后於廟自孝章以下四后在別廟者請毋合食事下議議者紛然公之議曰春秋之義不薨于寢不稱夫人而郭氏以廢薨按景祐之詔許復其號而不許其諡與祫謂宜如詔書又曰禮於祫未毀廟之主皆合食而無帝后之限且祖宗以來

用之傳曰祭從先祖宜如故于是皆如公言公既驟屈廷臣之議議者已多仄目既而又論呂溱過輕而責重與臺諫異由是言事者亟攻之公知不容於時矣會永興闕守因而請行卽拜翰林侍讀學士充永興軍路安撫使兼知永興軍府事長安多富人右族豪猾難治猶習故都時態公方發大姓范偉事獄未具而公召由是獄屢變連年吏不能決至其事聞制取以付御史臺乃決而卒如公所發也公爲三州皆有善政在揚州奪發運使冒占雷塘田數百頃予民民至今以爲德其治鄆永興皆承早歉所至必雨雪蝗輒飛去歲用豐稔流亡來歸令行民信盜賊禁止至路不拾遺公於學博自六經百氏古今傳紀下至天文地理卜醫術數浮屠老莊之說無所不通其爲文章尤敏瞻嘗直紫微閣一日追封皇子公主九人公方將下直爲

梅云宋人作文多有不耐煩此等處是其率易

之立馬却坐一揮九制數千言文辭典雅各得其體公知制詔七年當以次遷翰林學士數也久而不遷及居永興歲餘遂以疾聞八年八月召還判三班院太常寺公朝廷遇事多所建明如古渭州可弃孟陽河不可開樞密使狄青宜罷以保全之之類皆其語在士大夫間者若其規切人主直言逆耳至於從容進見開導聰明賢否人物其事不聞於外廷者其補益尤多故雖不合於世而特被人主之知方嘉祐中嫉者衆而攻之急其雖危而得無害者仁宗深察其忠也及侍英宗講讀不專章句解詁而指事據經因以諷諫每見聽納故尤奇其材已而復得驚眩疾告滿百日求便郡上曰如劉某者豈易得也復賜以告上每宴見諸學士時時問公少間否賜以新橙五十勞其良苦疾少間復求外補上悵然許之出知衛州未行徙汝州治

平三年召還以疾不能朝改賢集院學士判南京雷司御史臺熙甯元年四月八日卒於官舍享年五十嗚呼以先帝之知公使其不病其所以用之者豈一翰林學士而止哉方公以論事忤於時也又有構爲謗語以怒時相者及歸自雍丞相韓公方欲還公學士未及而公病遂止於此豈非其命也夫公累官至給事中階朝散大夫勳上輕車都尉開國彭城爵公邑戶二千一百實食者三百曾祖諱璵贈大理評事祖諱式尙書工部員外郎贈戶部尙書考諱立之尙書主客郎中贈工部尙書公再娶倫氏皆侍御史程之女前夫人先公早卒後夫人以公貴累封河南郡君子男四人長定國郊社掌座早卒次奉世大理寺丞次當時大理評事次安上太常寺太祝女三人長適大理評事韓宗直二尙幼公既卒天子推恩錄其兩孫望旦一族

子安世皆試將作監主簿公爲人磊落明白推誠自信不爲防慮至其屢見侵害皆置而不較亦不介於胸中居家不問有無喜明宗族既卒家無餘財與其弟攸友愛尤篤有文集六十卷其爲春秋之說曰傳曰權衡曰說例曰文權曰意林合四十一卷又有七經小傳五卷弟子紀五卷而七經小傳今盛行于學者二年十月辛酉其弟攸與其子奉世等葬公於祥符縣魏陵鄉耐于先墓以來請銘乃爲之銘曰

嗚呼惟仲原父學彊而博識敏而明坦其無疑一以誠見
种如畏義必爭觸機履險危不傾畜大不施奪其齡惟其
文章粲日星雖欲有毀知莫能維古聖賢皆後亨有如不
信考斯銘

歐陽永叔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梅公墓誌銘。

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梅公既卒之明年其孤及其兄之子堯臣來請銘以葬曰吾叔父病且亟矣猶臥而使我誦子之文今其葬宜得子銘以藏公之名在人耳目五十餘年前卒一歲子始拜公於許公雖衰且病其言談詞氣尙足動人嗟予不及見其壯也然嘗聞長者道公咸平景德之初一遇真宗言天下事合意遂以人主爲知己當時搢紳之士望之若不可及已而擯斥流離四十年間白首翰林卒老一州嗟夫士果能自爲材邪惟世用不用爾故子記公終始至於咸平景德之際尤爲詳焉良以悲其志也公諱詢字昌言世家宣城年二十六進士及第試校書郎利豐監判官遷將作監丞知杭州仁和縣又遷著作佐郎舉御史臺推勘官時亦未之奇也咸平三年與考進士於崇政殿真宗過殿廬中一見以爲奇材召試中書直集賢

院賜緋衣銀魚是時契丹數寇河北李繼遷急攻靈州天子新卽位銳於爲治公乃上書請以朔方授潘羅支使自攻取是謂以蠻夷攻蠻夷真宗然其言問誰可使羅支者公自請行天子惜之不欲使蹈兵間公曰苟活靈州而罷西兵何惜一梅詢天子壯其言因遣使羅支未至而靈州沒于賊召還遷太常丞三司戶部判官數訪時事於是屢言西北事時邊將皆守境不能出師公請大臣臨邊督戰募遊兵擊賊論曹瑋馬知節才可用又論傅潛楊瓊敗績當誅而田紹斌王榮等可責其効以贖過凡數十事其言甚壯天子益器其材數欲以知制誥宰相有言不可者乃已其後繼遷卒爲潘羅支所困而朝廷以兩鎮授德明德明頓首謝罪河西平天子亦再幸澶淵盟契丹而河北之兵解天下無事矣公既見疎不用初坐斷田訟失實通判

杭州徙知蘇州又徙兩浙轉運使還判三司開拆司遷太常博士用封禪恩遷祠部員外郎又坐事出知濠州以刑部員外郎爲荆湖北路轉運使坐擅給驛馬與人奔喪而馬死奪一官通判襄州徙知鄂州又徙蘇州天禧元年復爲刑部員外郎陝西轉運使靈州棄已久公與秦州曹瑋得胡蘆河路可出兵無沙行之阻而能徑趨靈州遂請瑋居環慶以圖出師會瑋入爲宣徽使不克而止遷工部郎中坐朱能反貶懷州團練副使再貶池州天聖元年拜度支員外郎知廣德軍徙知楚州遷兵部員外郎知壽州又知陝府六年復直集賢院又遷工部郎中改直昭文館知荆南府召爲龍圖閣待制糾察在京刑獄判流內銓改龍圖閣直學士知并州未行遷兵部郎中樞密直學士以往就遷右諫議大夫入知通進銀臺司復判流內銓改翰林

侍讀學士羣牧使遷給事中知審官院以疾出知許州康定二年六月某日卒於官公好學有文尤喜爲詩爲人嚴毅脩潔而材辨敏明少能慷慨見奇真宗自初召試感激言事自以爲君臣之遇已而失職逾二十年始復集賢比登侍從而門生故吏曩時所考進士或至宰相居大官故其視時人常以先生長者自處論事尤多發憤其在許昌繼遷之孫復以河西叛朝廷出師西方而公已老不復言兵矣享年七十有八以終梅氏遠出梅伯世久而譜不明公之皇曾祖諱超皇祖諱遠皆不仕父諱邈贈刑部侍郎夫人劉氏彭城縣君子五人長曰鼎臣官至殿中丞次日寶臣皆先公卒次日得臣太子中舍次日輔臣前將作監丞次日清臣大理評事公之卒天子贈賻優恤加得臣殿中丞清臣衛尉丞明年八月某日葬公宜州之某鄉某原

銘曰

士之所難有蘊無時偉歟梅公人主之知勇無不敢惟義之爲困於翼飛中垂以斂一失其塗進退而坎理不終窮既晚而通惟其壽考福祿之隆

歐陽永叔尚書都官員外郎歐陽公墓誌銘。

公諱暉字日華於檢校工部尚書諱託彭城縣君劉氏之室爲曾孫武昌縣令諱柳蘭陵夫人蕭氏之室爲孫贈太僕少卿諱偃追封潘原縣太君李氏之室爲第三子於修爲叔父修不幸幼孤依於叔父而長焉嘗奉太夫人之教曰爾欲識爾父乎視爾叔父其狀貌起居言笑皆爾父也修雖幼已能知太夫人言爲悲而叔父之爲親也歐陽氏世居江南僞唐李氏時爲廬陵大族李氏亡先君兄弟同時而仕者四人獨先君早世其後三人皆登於朝以歿公

咸平三年舉進士甲科歷南雄州判官隨闕二州推官江陵府掌書記拜太子中允太常丞博士尚書屯田都官二員外郎享年七十有九最後終於家以慶歷四年三月十日葬於安州應城縣高風鄉彭樂村于其葬也其素所養兄之子修泣而書曰嗚呼叔父之亡吾先君之昆弟無復在者矣其長養教育之恩既不可報而至於狀貌起居言笑之可思慕者皆不得而見焉矣惟勉而紀吾叔父之可傳於世者庶以盡修之志焉公以太子中允監興國軍鹽酒稅太常丞知漢州雒縣博士知端州桂陽監屯田員外郎知黃州遷都官知永州皆有能政坐舉人奪官復以屯田通判歙州以本官分司西京託家於隨復遷都官于家遂致仕景祐四年四月九日卒公爲人嚴明方質尤以廉潔自持自爲布衣非其義不輒受人之遺少而所與親舊

後或甚貴終身不造其門其莅官臨事長於決斷初爲隨州推官治獄之難決者三十六大洪山奇峯寺聚僧數百人轉運使疑其積物多而僧爲奸利命公往籍之僧以白金千兩餽公公笑曰吾安用此然汝能聽我言乎今歲大凶汝有積穀六七萬石能盡以輸官而賑民則吾不籍汝僧喜曰諾饑民賴以全活陳堯咨以豪貴自驕官屬莫敢仰視在江陵用私錢詐爲官市黃金府吏持帖強僚佐署公呵吏曰官市金當有文符獨不肯署堯咨雖憚而止然諷轉運使出公不使居府中鄂州崇陽素號難治乃徙公治之至則決滯獄百餘事縣民王明與其同母兄李通爭產累歲明不能自理至貧爲人賃舂公折之一言通則具伏盡取其產鉅萬歸於明通退而無怨言桂陽民有爭舟而相毆至死者獄久不決公自臨其獄出囚坐庭中去其桎梏而飲食之食訖悉勞而還於獄獨留一人于庭畱者色動惶顧公曰殺人者汝也囚不知所以然公曰吾視食者皆以右手持匕而汝獨以左手死者傷在右肋此汝殺之明也囚卽涕泣曰我殺也不敢以累他人公之臨事明辨有古良吏決獄之術多如此所居人皆愛思之公娶范氏封福昌縣君子男四人長曰宗顏次曰宗閔其二早亡女一人適張氏亦早亡銘曰

公之明足以決於事愛足以思於人仁足以施其族清足以潔其身而銘之以此足以遺其子孫

歐陽永叔尚書職方郎中分司南京歐陽公墓誌銘。
公諱頴字孝叔咸平三年舉進士中第初任峽州軍事判官有能名卽州拜祕書省著作佐郎知建甯縣未半歲峽路轉運使薛顏巡部至萬州逐其守之不治者以謂繼不

治非尤善治者不能因奏自建甯縣往代之以治聞由萬州相次九領州而治之一再至曰鄂州二辭不行初彭州以母夫人老不果行最後嘉州以老告不行實治七州州大者繁廣小者俗惡而奸皆世指爲難治者其尤甚曰歙州民習律令性喜訟家家自爲簿書凡聞人之陰私毫髮坐起語言日時皆記之有訟則取以證其視人狴牢就桎梏猶冠帶偃箕恬如也盜有殺其民董氏於市三年捕不獲府君至則得之以抵法又富家有盜夜入啟其藏者有司百計捕之甚急且又大購之皆不獲有司苦之公曰勿捕與購獨召富家二子械付獄鞠之州之吏民皆曰是素良子也大怪之更疑互諫公堅不同鞠愈急二子服然吏民猶疑其不勝而自誣及取其所盜某物於某所皆是然後謹曰公神明也其治尤難者若是其易可知也公剛果

有氣外嚴內明不可犯以是施於政亦以是持其身初皇考侍郎爲許田令時丁晉公尙少客其縣皇考識之曰貴人也使與之遊待之極厚及公佐峽州晉公薦之遂拜著作其後晉公居大位用事天下之士往往因而登榮顯而公屏不與之接故其仕也自著作佐郎祕書丞太常博士尙書屯田都官職方三員外郎郎中皆以歲月考課次第陞知萬峽鄂歙彭鄂閬饒嘉州皆所當得及晉公敗士多不免惟公不及明道二年以老乞分司有田荆南遂歸焉以景祐元年正月二十六日終于家年七十有三祖諱某贈某官妣李氏贈某縣君夫人曾氏某縣君先亡公平生彊力少疾病居家忽晨起作遺戒數紙以示其嗣子景昱曰吾將終矣後三日乃終而嗣子景昱能守其家如其戒歐氏出於禹禹之後有越王句踐句踐之後有無疆者爲

詳述譜系於末似太
史自序班固序傳
表石藉以傳其家
謀且因考辨始末
荆南故詳著其所
自

楚威王所滅無疆之子皆受楚封封之烏程歐陽亭者為
歐陽氏漢世有仕為涿郡守者子孫遂北有居冀州之渤
海有居青州之千乘而歐陽仕漢世為博士所謂歐陽尚
書者也渤海之歐陽有仕晉者曰建所謂渤海赫赫歐陽
堅石者也建遇趙王倫之亂其兄子質南奔長沙自質十
二世生詢詢生通仕於唐皆為長沙之歐陽而猶以渤海
為封通又三世而生琮琮為吉州刺史子孫家焉自琮八
世生萬萬生雅雅生高祖諱效高祖生曾祖諱託曾祖生
皇祖武昌令諱彬皇祖生公之父贈戶部侍郎諱倣皆家
吉州又為吉州之歐陽及公遂遷荆南且葬焉又為荆南
之歐陽嗚呼公於修叔父也銘其叔父宜於其世尤詳銘
日
壽孰與之七十而老祿則自取于取猶少扶身以方亦以

從公不變其初以及其終

歐陽永叔南陽縣君謝氏墓誌銘

奉聖俞之言以為之
誌凡銘婦人之墓者
多用此法

子友宛陵梅聖俞來自吳興出其哭內之詩而悲曰吾妻
謝氏亡矣丐我以銘而葬焉予諾之未暇作居一歲中書
七八至未嘗不以謝氏銘為言且曰吾妻故太子賓客諱
濤之女希深之妹也希深父子為時聞人而世顯榮謝氏
生於盛族年二十以歸吾凡十七年而卒卒之久斂以嫁
時之衣甚矣吾貧可知也然謝氏怡然處之治其家有常
法其飲食器皿雖不及豐侈而必精以旨其衣無故新而
澣濯縫紉必潔以完所至官舍雖卑陋而庭宇灑掃必肅
以嚴其平居語言容止必從容以和吾窮於世久矣其出
而幸與賢士大夫遊而樂入則見吾妻之怡怡而忘其憂
使吾不以富貴貧賤累其心者抑吾妻之助也吾嘗與士

真摯語悽絕

大夫語謝氏多從戶屏間竊聽之間則盡能商榷其人才能賢否及時事之得失皆有條理吾官吳興或自外醉而歸必問曰今日孰與飲而樂乎聞其賢者也則悅否則歎曰君所交皆一時賢雋豈其屈已下之邪惟以道德焉故合者尤寡今與是人飲而歡耶是歲南方旱仰見飛蝗而嘆曰今西兵未解天下重困盜賊暴起於江淮而天旱且蝗如此我爲婦人死而得君葬我幸矣其所以能安居貧而不困者其性識明而知道理多此類嗚呼其生也迫吾之貧而沒也又無以厚焉謂惟文字可以著其不朽且其平生尤知文章爲可貴歿而得此庶幾以慰其魂且塞子悲此吾所以請銘于子之勤也若此子忍不銘夫人享年三十七用夫恩封南陽縣君二男一女以其年七月七日卒于高郵梅氏世葬宛陵以貧不能歸也某年某月某日

葬于潤州之某縣某原銘曰

高崖斷谷兮京口之原山蒼水深兮土厚而堅居之可樂兮卜者曰然骨肉歸土兮魂氣升天何必故鄉兮然後爲安

歐陽永叔北海郡君王氏墓誌銘。

刪

太常丞致仕吳君之夫人曰北海郡君王氏濰州北海人也皇考諱汀舉明經不中後爲本州助教夫人年二十三歸于吳氏天聖元年六月二日以疾卒享年三十有七夫人爲人孝順儉勤自其幼時凡於女事其保傅皆曰教而不勞組紉織紵其諸女皆曰巧莫可及其歸於吳氏也其母曰自吾女適人吾之內事無所助而吳氏之姑曰自吾得此婦吾之內事不失時及其卒也太常君曰舉吾里中有賢女者莫如王氏於是娶其女弟以爲繼室而今夫人

戒其家曰凡吾吳氏之內事惟吾女兄之法是守至今而不敢失夫人有賢子曰奎字長文初舉明經爲殿中丞後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今爲翰林學士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夫人初用子恩追封福昌縣君其後長文貴顯以夫人爲請天子曰近臣吾所寵也有請其可不從乃特追封夫人爲北海郡君長文號泣頓首曰臣奎不幸竊享厚祿不得及其母而天子寵臣以此俾以報其親臣奎其何以報當是時朝廷之士大夫吳氏之鄉黨鄰里皆咨嗟嘆息曰吳氏有子矣嘉祐四年冬長文請告于朝將以明年正月丁酉葬夫人于鄆州之魚山以書來乞銘夫人生三男曰奎奄胃今夫人生一男曰參女三人孫男女九人曾孫女二人銘曰

奎顯矣奄早亡胃與參任方強以一子榮一鄉生雖不及歿有光孫曾多有後愈昌

合河蕭氏
尉尉尉尉

碑誌類下編七

古文辭類纂四十七

王介甫虞部郎中贈衛尉卿李公神道碑

蘇按揮塵錄云李定一場州人

傾蘇子瞻者一洪州人字仲求欲與神會蘇子美拒之以興大獄者然則此衛尉卿蓋即仲求之父又按李虛已傳衛尉卿名虛舟其父名寅又載定官司農少卿為吏有能名而不及傾蘇子美事意宋史亦取誌狀之類為之傳而不復考。

之父下脫此碑文位於嘉祐五年即寶元二年後七年為慶曆五年乃有賽神會之事宜荆公尚為佐文也三十七字

嘉祐八年六月某甲子制曰朕初即位大賚羣臣陞朝者及其父母具官某父具官某率德蹈義不躬榮祿能教厥子並為才臣加賜名命序諸卿位所以勸天下之為人父者豈特以慰孝子之心哉可特贈衛尉卿翌日某甲子中書下其書告第又副其書賜寬等以待墓焚寬等受書焚其副墓上乃撰次衛尉官世行治始卒來請曰先人賴天子慶施賜之官三品矣而墓碑未刻惟德善可以有辭于後世者夫子實聞知某日然衛尉公墓隧宜得銘久矣於

是爲序而銘焉序曰

公姓李氏故隴西人七世祖諱某始遷於光山五世祖諱某以其郡人王閩從之始爲建安人曾祖諱某皆不仕考諱某嘗仕江南李氏稍顯矣江南國除又舉進士中等以殿中丞致仕有學行名能知人贈其父大理評事而已亦以子貴贈至吏部尚書遊豫章樂其湖山曰吾必終於此於是又始爲豫章人尚書之子伯曰虛己官至尚書工部侍郎以材能聞天下其季則公也公諱某字公濟少篤學讀書兼晝夜不息一以進士舉不中卽以兄蔭爲郊社齋郎再選福州閩清洪州靖安縣尉有能名遷饒州餘干縣令至於毀淫祠取其材以爲孔子廟率縣人之秀者興於學豪宗大姓斂手不敢犯法州將部使者奏乞與京官移之劇縣不報而坐不覺獄卒殺人以免當是時侍郎方以

分司就第公曰吾兄老矣我得朝夕從之游以灑掃先人廬冢尙何求而仕遂止不復言仕侍郎之卒也天子以公試祕書省校書郎知江州德安縣事辭不就後嘗一至京師大臣交口勸說欲官之終以其不可強也而晏元獻公爲公請乃除太子洗馬致仕初尚書未老棄其官以歸至侍郎及公之退也亦皆未老自尚書至公再世皆有子而皆以嚴治其家如吏治江西士大夫慕其世德稱其家法蓋近世士多外自藩飾爲聲名而內實罕能治其家及老往往顧利冒恥不知休息公獨父子兄弟能如此嗚呼其可謂賢于人也已公事親孝比遭大喪廬墓六年然後已事兄與其寡姊衣食藥物必躬親之及公老矣一子就養如公之爲子弟也寬嘗爲江浙等路提點鑄錢坑冶又嘗提點江南西路刑獄定亦再爲洪州官不去左右者十二

年皆以才能爲世聞人以恩遷公官至尙書虞部郎中階
至朝奉郎勲至護軍以嘉祐四年七月某甲子卒於豫章
之第室年八十九夫人長壽縣君趙氏先公卒八年旣葬
矣五年某月某甲子以公葬于夫人之墓左曰雷岡在新
建縣之桃花鄉新里夫人故衢州人某官湘之女湘有文
行尙書與爲友故爲公娶其女子三人寬定實實守祕書
省正字早世於公之葬也寬爲尙書司勲員外郎定爲尙
書庫部員外郎女子二人已嫁孫二十有一人曾孫十有
五人皆率公教無違者公旣葬而二子以恩贈公衛尉卿
云銘曰

李世大家隴西其先於唐之季再世光山移遯於閩嶺海
之間乃生尙書節行有偉始來江南考室章水繩繩二子
隱顯兼榮孰多厚祿其季維卿幼壯躬孝唯君之踐能不

盡用止於一縣退以德義釐身於家外內肅離人不疵嗟
亦有二子維天子使父曰往矣致而臣身子曰歸哉以甯
吾親以率其婦左右恂恂以官就侍天子之仁旣具祉福
考終大耄追榮于幽乃賜卿號伐石西山作爲螭龜營之
墓上勒此銘詩

8

王介甫廣西轉運使孫君墓碑。

君少學問勤苦食淨屠山中步行借書數百里非樓誦
之而去其階蓋數年而具衆經後遂博極天下之書屬交
操筆布紙謂爲方思而數百千言已就以天聖五年同學
究出身補滁州來安縣主簿洪州右司理再舉進士甲科
遷大理寺丞知常州晉陵縣移知潯州潯當是時人未趣
學乃改作廟學召吏民子弟之秀者親爲據案講說誘勸
以文藝居未幾旁州士皆來學學者由此遂多以選通判

於苦學直起布置

好

耀州兵士有訟財而不直者安撫使以爲直君爭之不得乃奏決於大理大理以君所爭爲是而用君議編於敕慶歷二年擢爲監察御史裏行於是彈奏狄武襄公不當沮敗劉湜永洛城事又因日食言陰盛以後宮爲戒仁宗大獵于城南衛士不及整而歸以夜明日將復出有雉隕於殿中君奏疏卽是夜有詔止獵蠻唐和寇湖南以君安撫奏事有所不合因自劾乃知復州又通判金州知漢陽軍吉州稍遷至尙書都官員外郎提點江南西路刑獄有言常平歲凶當稍貴其粟以利糴本者詔從之君言此非常平本意也詔又從之儂智高反君卽出兵二千於嶺以助英詔會除廣西轉運使馳至所部而智高方燬天子出大臣部諸將兵數萬擊之君驅散亡殘敗之吏民轉芻米於惺擾卒急之間又以餘力督守吏治城塹修器械屬州多

完而師飽以有功君勞居多以勞遷尙書司封員外郎初君請斬大將之北者發騎軍以討賊及後賊所以破滅皆如君計策軍罷而人重困方恃君綏撫君乘險阻冒瘴毒經理出入啟居無時以皇祐三年三月初七日卒於治所年五十四官至尙書工部郎中散官至朝奉郎勳至上騎都尉君所爲州整齊其大體闕畧其細故與賓客談說弦歌飲酒往往終日而能聽用佐屬盡其力事以不廢在御史言事計曲直利害如何不顧望大臣以此無助所爲文自少及終以類集之至百卷天德地業人事之治掇拾貫穿無所不言而詩爲多君諱抗字和叔姓孫氏得姓於衛得望於富春其在黟縣自君之高祖棄廣陵以避孫儒之亂而至君曾大父諱師睦善治生以致富歲饑賤出米穀以斗升付糴者得驩心於鄉里大父諱旦始盡棄其產而

能招士以教子。父諱遂良，當終時，君始十餘歲，後以君故，贈尚書職方員外郎。君初娶張氏，又娶吳氏，又娶舒氏，封太康縣君。五男子，適邈、迪、适、邁、適。嘗從予遊，年十四，論議著書，足以驚人。終永州軍事推官。邈，今潞州上黨縣令，亦好學能文。狀君行以求銘者，邈也。君之卒也，天子以适試祕書省校書郎，二女子一嫁太廟齋郎李簡夫，一嫁進士鄭安平。君以其卒之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葬黠縣懷遠鄉上林村，歛之為州。在山嶺澗谷崎嶇之中，自去五代之亂，百年各士大夫亦往往而出，然不能多也。黠尤僻陋中州，能人賢士之所罕至。君孤童子，徒步宦學，終以就立為朝廷顯用。論次終始，作為銘詩，豈特以顯孫氏而慰其子孫，乃亦以貽其鄉里。銘曰：

在仁宗世，蠻跳不制。餽師牧民，實有膚使。踐艱乘危，條變畫奇。瘰毒既除，膏熨以治。方遷既隕，哀暨山夷。維此膚使，文優以仕，祿則不殖。其書滿笥，書藏于家。銘在墓前，以告黠人。孫氏之阡。

銘古雅

梅本姚評云：秩為陳臣，無所獻替。荆公以兩親厚為之飾辭，然文特峻而曲。

常秩隱居樂道，永持高名，名屬薦不起，亦有更注。法令海內，沸騰秩獨以是。是遂應召拜右正言，直學賢院，並舍人院。遷天章閣待制，同修起居注。

王介甫寶文閣待制常公墓表。○

龔按：常公既已秩為諫臣，而無所獻替，雖介甫親之求為解嘲，而安可得耶。

右正言寶文閣待制特贈右諫議大夫汝陰常公，以熙甯十年二月己酉卒，以五月壬申葬臨川。王某誌其墓曰：公學不期言也，正其行而已；行不期聞也，信其義而已。所不取也，可使貧者矜焉，而非彫斲以為廉所不為也；可使弱者立焉，而非矯抗以為勇官之而不事，召之而不赴，或曰：必退者也，終此而已矣。及為今天子所禮，則出而應焉。于是天子悅其至，虛已而問焉，使蒞諫職，以觀其迪已也。使

董學政以觀其造士也。公所言乎上者無傳然皆知其忠而不阿所施乎下者無昧然皆見其正而不苟。詩曰胡不萬年惜乎既病而歸死也。自周道隱觀學者所取舍大抵時所好也。達俗而適已獨行而特起嗚呼公賢遠矣。傳載公久莫如以石石可磨也亦可泐也謂公且朽不可得也。王介甫處士征君墓表。

淮之南有善士三人皆居於興州之揚子。杜君者寓於鑿無貧富貴賤請之輒往與之財非義輒謝而不受。時時窮空幾不能以自存而未嘗有不足之色。蓋善言性命之理而其心曠然無累于物而于嘗與之語久之而不厭也。徐君忠信篤實遇人至謹雖疾病召筮不正衣巾不見寓于筮日得百數十錢則止不更筮也能為詩亦好屬文有集若干卷。兩人者以鑿筮故多為賢士大夫所知。而征君獨

不聞于世。征君者諱某字某事其母夫人至孝居鄉里恂恂恭謹樂振人之窮急而未嘗與人較曲直好蓄書能為詩有子五人而教其三人為進士某今為某官。官某亦再貢于鄉征君與兩人者相為友至驩而莫逆也。兩人者皆先征君以死而征君以某年某月某甲子終于家年七十七。噫古者一鄉之善士必有以貴于一國一國之善士必有以貴于一國此道亡也久矣。余獨私愛夫三人者而樂為好事者道之。而征君之子又以請于是書以遺之使之鑿諸墓上。杜君諱嬰字大和徐君諱仲堅字某

征君名字特以絲某而不著

合河甫氏
尉粹家訓

古文辭類纂四十七

碑誌類一編八

古文辭類纂四十八

王介甫給事中孔公墓誌銘

茅順甫云荆公第一首誌銘須看他頓挫紆徐往往序事中伏議論風神蕭颯處又云於序事中一點綴而風韻煥發若順江流而看兩岸之山古人所謂應接不暇

宋故朝請大夫給事中知鄆州軍州事兼管內河堤勸農同羣牧使上護軍魯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六百戶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孔公者尚書工部侍郎贈尚書吏部侍郎諱勛之子兗州曲阜縣令襲封文宣公贈兵部尚書諱仁玉之孫兗州泗水縣主簿諱光嗣之曾孫而孔子之四十五世孫也其仕當今天子天聖寶元之間以剛毅諒直名聞天下嘗知諫院矣上書請明肅太后歸政天子而廷

湘端挈二大節龍翔
鳳舞奪目改觀

奏樞密使曹利用上御藥羅崇勳罪狀當是時崇勳操權
利與士大夫爲市而利用悍強不遜內外憚之嘗爲御史
中丞矣皇后郭氏廢引諫官御史伏閣以爭又求見上皆
不許而固爭之得罪然後已蓋公事君之大節如此此其
所以各聞天下而士大夫多以公不終於大位爲天下惜
者也公諱道輔字厚濟初以進士釋褐補甯州軍事推官
年少耳然斷獄議事已能使老吏憚驚遂遷大理寺丞知
兗州僊源縣事又有能名其後嘗直史館待制龍圖閣判
三司理欠憑由司登聞檢院吏部流內銓糾察在京刑獄
知許徐兗鄆秦五州畱守南京而兗鄆御史中丞皆再至
所至官治數以爭職不阿或繼或遷而公持一節以終身
蓋未嘗自絀也其在兗州也近臣有獻詩百篇者執政請
除龍圖閣直學士上曰是詩雖多不如孔某一言乃以公

爲龍圖閣直學士於是人度公爲上所思且不欠於外矣
未幾果復召以爲中丞而宰相使人說公稍折節以待遷
公乃告以不能於是又度公且不得久居中而公果出初
開封府吏馮士元坐獄語連大臣數人故移其獄御史劾
士元罪止於杖又多更赦公見上上固怪士元以小吏與
大臣交私汙朝廷而所坐如此而執政又以謂公爲大臣
道地故出知鄆州公以寶元二年如鄆道得疾以十二月
壬申卒於滑州之韋城驛享年五十四其後詔追郭皇后
位號而近臣有爲上言公明肅太后時事者上亦記公平
生所爲故特贈公尚書工部侍郎公夫人金城郡君尚氏
尚書都官員外郎諱賓之女生二男子曰淘今爲尚書屯
田員外郎曰宗翰今爲太常博士皆有行治世其家累贈
公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兵部侍郎而以嘉祐七年十月壬

寅葬公孔子墓之西南百步公廉于財樂振施遇故人子
恩厚尤篤而尤不好鬼神祲祥事在甯州道士治真武像
有蛇穿其前數出近人人傳以爲神州將欲視驗以聞故
率其屬往拜之而蛇果出公卽舉笏擊蛇殺之自州將以
下皆大驚已而又皆大服公由此始知名然余觀公數處
朝廷大議視禍福無所擇其智勇有過人者勝一蛇之妖
何足道哉世多以此稱公者故余亦不得而畧也銘曰
展也孔公惟志之求行有險夷不改其軫權強所忌讒諛
所讐考終厥位寵祿優游維皇好直是錫公休序行納銘
爲識諸幽

王介甫太子太傅田公墓誌銘

海峯先生云直序作一氣奔瀉之勢而中有提掇起伏
故情事屈曲而氣勢直達

田氏故京兆人後遷信都晉亂公皇祖太傅入于契丹景
德初契丹寇澶州畧得數百人以屬皇考太師太師哀憐
之悉縱去因自脫歸中國天子以爲廷臣積官至太子率
府率以終爲人沉悍篤實不苟爲笑語生八男子多知名
而公爲長子公少卓犖有大志好讀書書未嘗去手無所
不讀蓋亦無所不記其爲文章得紙筆立成而閱博辨麗
稱天下初舉進士賜同學究出身不就後數年遂中甲科
補江甯觀察推官以母英國太夫人喪罷去除喪補楚州
團練判官用舉者監轉般倉遷祕書省著作佐郎又對賢
良方正策爲第一遷太常丞通判江甯府數上書言事召
還將以爲諫官方是時趙元昊反夏英公范文正公經畧
陝西言臣等才力薄使事恐不能獨辨請得田某自佐以
公爲其判官直集賢院參都總管軍事自真宗弭兵至是

且四十年。諸老將盡死。爲吏者不知兵法。師數陷敗。士民震恐。二公隨事鎮撫。其爲世所善。多公計策。大將有欲悉數路兵出擊賊者。朝廷許之矣。公極言其不可。乃止。又言所以治兵者十四事。多聽用。還爲右正言。判三司。理欠。憑由司權。修起居注。遂知制誥。判國子監。於是陝西用兵未已。人大困。以公副。今宰相樞密副使韓公宣撫。自宣撫歸。判三班院。而河北告兵食闕。又以公往視。而邢州兵士殺通判。閉城爲亂。又以公爲龍圖閣直學士。知成德軍。真定府。定州。安撫使。往執殺之。論功。遷起居舍人。又移秦鳳路都總管。經畧安撫使。知秦州。遭太師喪。辭起復者久之。上使中貴人手敕趣公公不得已。則乞歸葬。然後起。既葬。託邊事。求見上。曰。陛下以孝治天下。方邊鄙無事。朝廷不爲無人。而區區犬馬之心。尙不得自從。臣卽死。知不瞑矣。因

泣然泣數行下。上視其貌甚瘠。又聞其言悲之。乃聽終喪。蓋帥臣得終喪。自公始。以樞密直學士爲涇原路兵馬都總管。經畧安撫使。知渭州。遂自尙書禮部郎中遷右諫議大夫。知成都府。充蜀梓利夔路兵馬鈐轄。西南夷侵邊。公嚴兵憚之。而誘以恩信。卽皆稽顙。蜀自王均李順再亂。遂號爲易動。往者得便宜決事。而多擅殺。以爲威。至雖小罪。猶并妻子遷出之。蜀流離顛頓。有以故死者。公拊循教誨。兒女子畜其人。至有甚惡。然後繩以法。蜀人愛公。以繼張忠定。而謂公所斷治。爲未嘗有誤。歲大凶。寬賦減徭。發廩以救之。而無餓者。事聞。賜書獎諭。遷給事中。以守御史中丞。充理檢使。召焉。未至。以爲樞密直學士。權三司使。旣而。又以爲龍圖閣學士。翰林學士。又遷尙書禮部侍郎。正其使號。自景德會計。至公始復。鉤考財賦。盡知其出入。於是

入多景德矣。歲所出乃或多於入。公以謂厚斂疾費如此。不可以持久。然欲有所埽除變更。興起法度。使百姓得完其蓄積。而縣官亦以有餘。在上與執政所爲。而主計者不能獨任也。故爲皇祐會計錄上之。論其故。冀以寤。上固恃公欲以爲大臣。居頃之。遂以爲樞密副使。又以檢校太傅充樞密使。公自常選數年。遂任事。於時及在樞密爲之使。又超其正。天下皆以爲宜。顧尙有恨。公得之晚者。公行內修。於諸弟尤篤。爲人寬厚長者。與人語款款若恐不得當其意。至其有所守。人亦不能移也。自江甯歸。宰相私使人招之。公謝不往。及爲諫官。於小事近功。有所不言。獨常從容爲上言。爲治大方而已。范文正公等皆士大夫所望以爲公卿。而其位未副。公得間輒爲上言之。故文正公等未幾皆見用。當是時。上數以天下事責大臣。慨然欲有所

爲。蓋其志多自公發。公所設施。事趣可。功期成。因能任善。不必己出。不爲獨行異言。以峙聲名。故功利之在人者多。而事迹可記者。止於如此。嘉祐三年十一月。暴得疾。不能興。上聞悼駭。敕中貴人太醫問視疾。加損輒以聞。公卽辭謝求去。位奏至十四五。猶不許。而公求之不已。乃以爲尙書右丞。觀文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提舉景靈宮事。而公求去。位終不已。於是遂以太子少傅致仕。致仕五年。疾遂篤。以八年二月乙酉薨於第。享年五十九。號稚誠。保德功臣。階特進。勳上柱國。爵開國京兆郡公。食邑三千五百戶。實封八百戶。詔贈公太子太保。而賻賜之甚厚。公諱況。字元均。皇曾祖諱祐。贈太保。皇祖諱行周。贈太傅。皇考諱延昭。贈太師。妻富氏。封永嘉郡夫人。今宰相河南公之女弟也。無男子。以弟之子至安爲主。後女子一人。尙幼。田氏自

太師始占其家開封而葬陽翟故今以公從太師葬陽翟之三封鄉西吳里於是公弟右贊善大夫洵來曰卜葬公利四月甲午請所以誌其壙者蓋公自佐江甯以至守蜀在所輒興學數親臨之以進諸生某少也與公弟游而公所進以爲可教者也知公爲審銘曰

田室於姜卒如龜祥後其子孫曠不世史於宋繼顯自公攸始奮其華蕤配實之美乃發帝業深宏卓煒乃興佐時再飪調膺文馴武克內外隨施亦有厚仕孰無衆毀公獨使彼若榮豫已維昔皇考敢於活人傳祉在公不集其身公又多譽公宜難老胡此殆疾不終壽考掩詩於幽爲告永久

王介甫荆湖北路轉運判官尙書屯田郎中劉君墓誌銘并序。

治平元年五月六日荆湖北路轉運判官尙書屯田郎中劉君年五十四以官卒三年卜十月某日葬真州揚子縣蜀岡而子洙以武甯章望之狀來求銘噫余故人也爲序而銘焉序曰君諱牧字先之其先杭州臨安縣人君曾大父諱彥琛爲吳越王將有功刺衢州葬西安于是劉氏又爲西安人當太宗時嘗求諸有功于吳越者錄其後而君大父諱仁祚辭以疾及君父諱知禮又不仕而鄉人稱爲君子後以君故贈官至尙書職方郎中君少則明敏年十六求舉進士不中曰有司豈枉我哉乃多買書閉戶治之及再舉遂爲舉首起家饒州軍事推官與州將爭公事爲所擠幾不免及後將范文正公至君大喜曰此吾師也遂以爲師文正公亦數稱君勉以學君論議仁恕急人之窮于財物無所顧計凡以慕文正公故也弋陽富人爲客所

誣將抵死君得實以告文正公未甚信然以君故使吏雜治之居數日富人得不死文正公由此愈知君任以事歲終將舉京官君以讓其同官有親而老者文正公爲嘆息許之曰吾不可以不成君之善及文正公安撫河東乃始舉君可治劇于是君爲兗州觀察推官又學春秋于孫復與石介爲友州旱蝗奏便宜十餘事其一事請通登萊鹽商至今以爲賴改大理寺丞知大名府館陶縣中貴人隨契丹使往來多擾縣君視遇有理人吏以無所苦先是多盜君用其黨推逐有發輒得後遂無爲盜者詔集強壯刺其手爲義勇多惶怖不知所爲欲走君諭以詔意爲言利害皆就刺欣然曰劉君不吾欺也畱守稱其能雖府事往往咨君計策用舉者通判廣信軍以親老不行通判建州當是時今河陽宰相富公以樞密副使使河北奏君掌機

宜文正保州兵士爲亂富公請君撫視君自長垣乘驛至其城下以三日會富公罷出君乃之建州方并屬縣諸里均其徭役人大喜而遭職方君喪以去通判青州又以母夫人喪罷又通判廬州朝廷弛茶權以君使江西議均其稅蓋期年而後反客曰平生聞君敏而敢爲今濡滯若此何故也君笑曰是固君之所能易也而我則不能且是役也朝廷豈以爲他亦曰愛人而已今不深知其利害而苟簡以成之君雖以吾爲敏而人必有不勝其弊者及奏事皆聽人果便之除廣南西路轉運判官于是修險阨募丁壯以減戍卒徙倉便輸考攝官功次絕其行昧居二年凡利害無所不興廢乃移荆湖北路至踰月卒家貧無以爲喪自棺槨諸物皆荆南士人爲具君娶江氏生五男二女男曰洙沂汶爲進士洙以君故試將作監主簿餘尙幼初

君爲范富二公所知一時士大夫爭譽其才君亦慨然自以當得意已而速遭流落抑沒于庸人之中幾老矣乃稍出爲世用若將有以爲也而旣死此愛君者所爲恨惜然士之赫赫爲世所願者可睹矣以君始終得喪相除亦何彼負之有哉銘曰

嗟乎劉君宜壽而顯何畜之久而施之淺雖或止之亦或使之惟其有命故止於斯

8

王介甫泰州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

海峯先生云以議論行序事而感歎深摯跌蕩昭朗荆公此等誌文最可愛 彙按宋史許元傳元固趨勢之士平蓋亦非君子故介甫語含譏刺

君諱平字秉之姓許氏余嘗譜其世家所謂今泰州海陵縣主簿者也君旣與兄元相友愛稱天下而自少卓犖不

羈善辨說與其兄俱以智畧爲當世大人所器寶元時朝廷開方畧之選以招天下異能之士而陝西大帥范文正公鄭文肅公爭以君所爲書以薦於是得召試爲太廟齋郎已而選泰州海陵縣主簿貴人多薦君有大才可試以事不宜棄之州縣君亦常慨然自許欲有所爲然終不得一用其智能以卒噫其可哀也已士固有離世異俗獨行其意罵譏笑侮困辱而不悔彼皆無衆人之求而有所待於後世者也其齟齬固宜若夫智謀功名之士窺時俯仰以赴勢物之會而輒不遇者乃亦不可勝數辨足以移萬物而窮於用說之時謀足以奪三軍而辱於存武之國此又何說哉嗟乎彼有所待而不悔者其知之矣君年五十九以嘉祐某年某月某甲子葬真州之揚子縣甘露鄉某所之原夫人李氏子男瓌不仕璋真州司戶參軍琦太廟

王志堅曰和回占孫伴
常秩齊名回既早世
秩一出取美官取笑
於時惟伴以隱操終
回之為人雖不可知然
擬之以孟子與乃去
眉山辨奸論所收
台好名之士私立名字
以為類例孟軻後出
豈非指此輩耶

齋郎琳進士女子五人已嫁二人進士周奉先秦州泰興
令陶舜元銘曰
存拔而起之莫擠而止之嗚呼許君而已於斯誰或使之

王介甫王深父墓誌銘

吾友深父書足以致其言言足以遂其志志欲以聖人之
道為己任蓋非至于命弗止也故不為小廉曲謹以投眾
人耳目而取舍進退去就必度於仁義世皆稱其學問文
章行治然真知其人者不多而多見謂迂闊不足趣時合
變嗟乎是乃所以為深父也令深父而有以合乎彼則必
無以同乎此矣嘗獨以謂天之生夫人也殆將以壽考成
其材使有待而後顯以施澤於天下或者誘其言以明先
王之道覺後世之民嗚呼孰以為道不任於天德不酬於
人而今死矣甚哉聖人君子之難知也以孟軻之聖而弟

稱許未免過實

子所願止於管仲晏嬰況餘人乎至於楊雄尤當世之所
賤簡其為門人者一侯芭而已芭稱雄書以為勝周易易
不可勝也芭尚不為知雄者而人皆曰古之人生無所遇
合至其沒久而後世莫不知若軻雄者其沒皆過千歲讀
其書知其意者甚少則後世所謂知者未必真也夫此兩
人以老而終幸能著書書具在然尚如此嗟乎深父其智
雖能知軻其於為雄雖幾可以無悔然其志未就其書未
具而既早死豈特無所遇乎今又將無所傳於後天之生
夫人也而命之如此蓋非余所能知也深父諱回本河南
王氏其後自光州之固始遷福州之侯官為侯官人者二
世曾祖諱某某官祖諱某某官考諱某某尚書兵部員外郎
兵部葬潁川之汝陰故今為汝陰人深父嘗以進士補最
州衛真縣主簿歲餘自免去有勸之仕者輒辭以養母其

卒以治平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年四十三于是朝廷用薦者以爲某軍節度推官知陳州南頓縣事書下而深父死矣夫人曾氏先若干日卒子男一人某女二人皆尙幼諸弟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深父某縣某鄉某里以曾氏祔銘曰
嗚呼深父維德之仔肩以迪祖武厥艱荒遐力必踐取莫吾知庸亦莫吾侮神則尙反歸形此土

8

王介甫建安章君墓誌銘。

海峯先生云其來如春水之驟至故佳

君諱友直姓章氏少則卓越自放不羈不肯求選舉然有高節大度過人之材其族人郇公爲宰相欲奏而官之非其好不就也自江淮之上嶺南之間以至京師無不游將相大人豪傑之士以至閭巷庸人小子皆與之交際未嘗

有所忤莫不得其歡心卒然以是非利害加之而莫能見其喜愠視其心若不知富貴貧賤之可以擇而取也頽然而已矣昔列禦寇莊周當文武末世哀天下之士沈于得喪陷于毀譽離性命之情而自託于人僞以爭須臾之欲故其所稱述多所謂天之君子若君者似之矣君讀書通大指尤善相人然諱其術不多爲人道之知音樂書畫奕碁皆以知名于一時皇祐中近臣言君文章善篆有旨召試君辭焉于是太學篆石經又言君善篆與李斯陽冰相上下又召君君卽往經成除試將作監主簿不就也嘉祐七年十一月甲子以疾卒于京師年五十七娶辛氏二男存孺爲進士五女子其長嫁常州晉陵縣主簿侍其孺早卒孺又娶其中女次適蘇州吳縣黃元二人未嫁君家建安者五世其先則豫章人也君曾祖考諱某佐江南李氏

爲建州軍事推官祖考諱某皇著作佐郎贈工部尚書考
諱某京兆府節度判官君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潤州丹
陽縣金山之東園銘曰
弗績弗雕弗跂以爲高俯以狎於野仰以游於朝中則有
實視銘其昭

王介甫孔處士墓誌銘。

先生諱旼字甯極睦州桐廬縣尉諱詢之曾孫贈國子博
士諱延滔之孫尚書都官員外郎諱昭亮之子自都官而
上至孔子四十五世先生嘗欲舉進士已而悔曰吾豈有
不得已於此邪遂居于汝州之龍興山而上葬其親于汝
汝人爭訟之不可平者不聽有司而聽先生之一言不羞
犯有司之刑而以不得于先生爲恥慶歷七年詔求天下
行義之士而守臣以先生應詔于是朝廷賜之米帛又敕

州縣除其雜賦嘉祐三年近臣多言先生有道德可用而
執政度以爲不肯屈除守祕書省校書郎致仕四年近臣
又多以爲言乃召以爲國子監直講先生辭乃除守光祿
寺丞致仕五年大臣有請先生爲其屬縣者于是天子以
知汝州龍興縣事先生又辭未聽而六月某日先生終于
家年六十七大臣有爲之請命者乃特贈太常丞至七年
日日弟瞻葬先生于堯山都官之兆而以夫人李氏祔李
氏故大理評事昌符之女生一女嫁爲士人妻而先物故
先生事父母至孝居喪如禮遇人恂恂雖僕奴不忍以辭
氣加焉衣食與田桑有餘輒以賙其鄉里貸而後不能償
者未嘗問也未嘗疑人人亦以故不忍欺之而世之傳先
生者多異學士大夫有知而能言者蓋先生孝弟忠信無
求于世足以使其鄉人畏服之如此而先生未嘗爲異也

梅云荆公文往
有此高識遠想

先生博學尤喜易未嘗著書獨大衍一篇傳于世考其行治非有得于內其孰能致此耶當漢之東徙高守節之士而亦以故成俗故當世處士之聞獨多于後世乃至乎今知各爲賢而處者蓋亦無有幾人豈世之所不尙遂湮沒而無聞抑士之趨操亦有待于世耶若先生固不爲有待于世而卓然自見于時豈非所謂豪傑之士者哉其可銘也已銘曰

有入而不出以身易物有往而不反以私其佚嗚呼先生好潔而無尤匪佚之爲私惟志之求

王介甫臨川王君墓誌銘。

孔子論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固有等矣至其以事親爲始而能竭吾才則自聖人至于士其可以無憾焉一也余叔父諱師錫字某少孤則致孝于其母憂悲愉樂

不主于己以其母而已學於他州凡被服飲食玩好之物苟可以愜吾母而力能有之者皆聚以歸雖甚勞窘終不廢豐其母以及其昆弟姊妹不敢愛其力之所能得約其身以及其妻子不敢慊其意之所欲爲其外行則自鄉黨鄰里及其嘗所與遊之人莫不得其歡心其不幸而蚤死也則莫不爲之悲傷歎息夫其所以事親能如此雖有不至其亦可以無憾矣自庠序聘舉之法壞而國論不及乎閨門之隱士之務本者常詘于浮華淺薄之材故余叔父之卒年三十七數以進士試于有司而猶不得祿賜以寬一日之養焉而世之論士也以苟難爲賢而余叔父之孝又未有以過古之中制也以故世之稱其行者亦少焉蓋以叔父自爲則由外至者吾無意于其間可也自君子之在勢者觀之使爲善者不得職而無以成名則中材

以勉焉悲夫叔父娶朱氏子男一人某女子一人皆尙幼其葬也以至和四年祔于真州某縣某鄉銅山之原皇考諫議公之兆爲銘銘曰

天孰爲之窮孰爲之爲吾能爲已矣無悲

王介甫兵部員外郎馬君墓誌銘。

海峯先生云序次與田太傅同一機法

馬君諱遵字仲塗世家饒州之樂平舉進士自禮部至於廷書其等皆第一守祕書省校書郎知洪州之奉新縣移知康州當是時天子更置大臣欲有所爲求才能之士以察諸路而君自大理寺丞除太子中允福建路轉運判官以憂不赴憂除知開封縣爲江淮荆湖兩浙制置發運判官于是君爲太常博士朝廷方尊寵其使事以監六路乃以君爲監察御史又以爲殿中侍御史遂爲副使已而還

之臺以爲言事御史至則彈宰相之爲不法者宰相用此罷而君亦以此出知宣州至宣州一日移京東路轉運使又還臺爲右司諫知諫院又爲尙書禮部員外郎兼待御史知雜事同判流內銓數言時政多聽用始君讀書卽以文辭辯麗稱天下及出仕所至號爲辦治論議條世人反覆之而不能窮平居頽然若與人無所諧及遇事有所建則必得其所守開封常以權豪請託不可治客至有所請君輒善遇之無所拒客退視其囊一斷以法居久之人知君之不可以私屬也縣遂無事及爲諫官御史又能如此于是士大夫嘆曰馬君之智蓋能時其柔剛以存爲也嘉祐二年君以疾求罷職以出至五六乃以爲尙書吏部員外郎直龍圖閣猶不許其出某月某甲子君卒年四十七天子以其子某官某爲某官又官其兄子持國某官夫人

某縣君鄭氏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君信州之弋陽縣歸仁鄉裏沙之原君故與子善子常愛其智畧以爲今士大夫多不能如惜其不得盡用亦其不幸早世不終于富貴也然世方懲尙賢任智之弊而操成法以一天下之士則君雖壽考且終于貴富其所畜亦豈能盡用哉嗚呼可悲也已既葬夫人與其家人謀而使持國來以請曰願有紀也使君爲死而不朽乃爲之論次而繫之以辭曰歸以才能兮又予以時投之遠塗兮使驟而馳前無禦者兮後有推之忽稅不駕兮其然奚爲哀哀煢婦兮孰慰其思墓門有石兮書以余辭

8

王介甫贈光祿少卿趙君墓誌銘。

茅順甫云此篇如秋水可掬又云王公文斂散曲折處有法皆得之天授非人力所及

儂智高反廣南攻破諸州州將之以義死者二人而康州趙君余嘗知其爲賢者也君用叔祖蔭試將作監主部選許州陽翟縣主簿潭州司法參軍數以公事抗轉運使連劾奏君而府將爲君訟於朝以故得無坐用舉者爲温州樂清縣令又用舉者就除甯海軍節度推官知衢州江山縣斷治出已當于民心而吏不能得民一錢棄物道上人無敢取者余嘗至衢州而君之去江山蓋已久矣衢人尙思君之所爲而稱說之不容口又用舉者改大理寺丞知徐州彭城縣祀明堂恩改太子右贊善大夫移知康州至二月而儂智高來攻君悉其卒三百以戰智高爲之少却至夜君顧夫人取州印佩之使負其子以匿曰明日賊必大至吾知不敵然不可以去汝畱死無爲也明日戰不勝遂抗賊以死于是君年四十二兵馬監押馬貴者與卒三

百人亦皆死而無一人亡者初君戰時馬貴惶擾至不能
食飲君獨飽如平時至夜貴臥不能著寢君卽大鼾比明
而後寤夫死生之故亦大矣而君所以處之如此嗚呼其
于義與命可謂能安之矣君死之後二日而州司理譚必
始爲之棺斂又百日而君弟至遂護其喪歸葬至江山江
山之人老幼相攜扶祭哭其迎君喪有數百里者而康州
之人亦請于安撫使而爲君置屋以祠安撫使以君之事
聞天子贈君光祿少卿官其一子覲右侍禁官其弟子試
將作監主簿又以其弟潤州錄事參軍師陟爲大理寺丞
簽書泰州軍事判官廳公事君諱師旦字潛叔其先單州
之成武人曾祖諱晟贈太師祖諱和尚書比部郎中贈光
祿少卿考諱應言太常博士贈尙書屯田郎中自君之祖
始去成武而葬楚州之山陽故今爲山陽人而君弟以嘉
祐五年正月十六日葬君山陽上鄉仁和之原于是夫人
王氏亦卒矣遂舉其喪以祔銘曰
可以無禍有功于時玩君安榮相顧莫爲誰其視死高蹈
不疑嗚呼康州銘以昭之

卷六

七

合河蕭氏
謝粹家語

國

卷之二